

如果将生活中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注入一份思想，那么我们一定会以惊诧的目光，看到蕴藏在生活表层下精彩的光芒。

前不久，在今夏“云雀”台风袭扰上海的前夜，我在参加友人聚会后，匆匆起身赶忙返家。据气象预报，受“云雀”影响，半夜前后会有大雨来袭，为赶在大雨之前都能到家，友人们特意把聚会结束在自认为恰当的时间。

不过，正所谓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当我坐了半小时的地铁，走出站不到百米，头顶上就飘来了冷飕飕的水滴。起初因为夏天的闷热，加之路旁浓密的树林，雨水穿过树丛，水滴似有似无的，给人送来的是惬意的丝丝清凉。依照经验，我估摸着天公的这番美意，可伴我一路回家。

哪承想，刚跨过一个弄堂岔道，雨水就像浴室里开启的莲蓬头，哗哗地从天而降。我迅即把手中的布包顶在头上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慌不择路地朝最近处寻机躲雨。幸好不远处有家水果摊店，我便一头冲了过去。雨愈下愈大，在来往奔驰的汽车大光灯照耀下，看去真如同有着无数个莲蓬头将

水向路面使劲喷注，织成一道道银晃晃充满了激情的水幕。好在，此刻我已站在了水果摊店门檐的雨篷下，由淋雨者即刻转换成了观景者，心头颇有了几分额外的得意。

身处仅一开间门面的水果摊店避雨，那逼仄的空间，雨可躲，但躲不了店主人关注的目光。我甫一转身，正与女店主那捎带着热情的视线相交。着一件粉红色衬衫的女店主，大概已有不惑之年。也许是见的客人多，女店主很大方地招呼我进店堂落座，与我随兴聊起了天。

女店主是山东菏泽人，夫妻俩在上海打拼有20多年了。他们一开始在浦东地区谋生，白手起家，几个竹筐是全部家当。每天凌晨早早地去批发市场购进水果，随后在大马路旁兜售，晚上住在浦东郊区农民出租房。一切以最简朴的生活方式过着日子。他们俩有了自己的女儿后，出于对生活的责任和担当，先在浦东金桥租了一个小店面，让漂泊不定的

生活安定下来。接着夫妻俩分工明确地各自分担生活的辛劳，丈夫每天起早贪黑经营好水果摊店，女店主照顾好孩子及家中的生活，小日子一天天开始变得安稳和滋润起来。

我问女店主：你们在上海的这番闯荡，难道没有过惧怕和退却的念头吗？这时，她的丈夫从里屋走出，一脸笑呵呵地回答说：“我读过点书，对大上海有

一种神往。出生于浦东的一位杜姓海上大闻人也卖过水果，他有一句名言：只要水果不烂，保你发财。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，我们菏泽出产苹果，我对水果的脾性了解。”看来这两位来自山东的“新上海人”选对了适合自己的生活“模式”，走对了谋生的路。

本是打招呼式的谈话，无奈摊店外，风雨阵阵，没有一点停歇的迹象。在“云雀”的陪伴中，我们聊天自然更加尽兴。摊店的夫妻俩感慨直言，上海人有礼貌，懂规矩，就是少了点吃苦精神，这为新

上海人立足这块土地倒是创造了条件。他们很自豪地表示，虽然在上海谈不上是事业的佼佼者，但眼下，在这座城市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两房一厅的房产。不仅如此，女店主更用特别幸福的口吻强调，对于今天的生活，让她感到最骄傲的是他们的女儿。她闪动着泪花说道，女儿在上海生，在上海长，想着她，我们西餐露宿、心甘情愿。为了女儿有更好的学习环境，我们从浦东跨江，到浦西中心城区另辟新路经营生意。女儿不负所望，一直学业优秀，最终以高分跨入同济大学校门。学成毕业，现在是上海某知名建筑设计所任

工程师。女儿的今天，不能说实现了他们对生活全部的梦想，但从话语间能够感受到，他们对女儿未来的期许，已是他们当下对生活最精彩的憧憬。

翌日，“云雀”似乎只是与上海轻轻一“吻”，就抽身远去。然而，昨夜风雨中的“邂逅”，则让我为之难忘，尤其是对“新上海人”那种为实现生活的美好理想，特别能吃苦的精神，心中更平添了几分由衷的敬意。



日本由四个大岛组成，北海道为其中之一，它位于日本列岛的最北部，相对比较偏僻。今年7月我第二次赴北海道旅行，整个旅程是自己与日本朋友共同设计的深度文化游，包括当地的美术馆、雕塑馆与文学馆。比如参观北海道文学馆，让我一下子了解了不少出生于北海道的日本文学家，当红作家是渡边淳一，而怀有浓厚“中国情结”的日本作家，当推井上靖。

井上靖文学馆掩映在一片茂密的翠竹之中，那天飘着细雨，雨丝朦胧中的文学馆显得很有诗意。这个文学馆位于日本静冈县长泉町，于昭和48年（公元1973年）正式对外开放。当时井上靖66岁，在日本，作家在世时就建立文学馆，似乎没有先例，可见井上靖在日本文坛的地位与影响。

我走进文学馆，通过一系列文字、照片与实物，井上靖的生活片段、创作记事以及一生的文学成就，被生动地展示出来了。他于1907年生于北海道旭川市，自幼好学，14岁以第一名成绩进入静冈县立滨沼津中学，21岁起从事文学活动，他第一个笔名是井上泰，后担任过每日新闻记者，他在43岁时以短篇小说《斗牛》获“芥川龙之介奖”。1957年，井上靖首次访问中国，而后又赴中亚地区考察古代交通的“丝绸之路”，并于1974年担任中日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。

从井上靖创作的年表来看，井上靖发表了大量取材于中国历史的文学作品，他创作了《孔子》《杨贵妃传》《去西域》《敦煌》《天平之鸞》《楼兰》《丝绸之路诗集》。他晚年还担任中国大型电视片《丝绸之路》的艺术顾问。1986年他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。

从文学馆的大量图片中，可知井上靖浓厚的中国情结，他曾表示，早在孩童时代他就对中国西域极感兴趣，对如谜的敦煌向往至极。井上靖说，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，两国文化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，作为一个日本

作家，一旦接触到历史，就必定要去中国“寻根”。1977年冬天，70岁的井上靖终于来到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古城考察，那白雪皑皑的天山、景色奇异的赛里木湖与神秘莫测的莫高窟，还有春风不度的玉门关，美丽的酒泉，眼前这些壮阔的美景让这位日本老人深深地陶醉了，他说，他在47岁写作《敦煌》时，仅凭图片与想象，而70岁的他才圆了他的敦煌梦。

此后，井上靖来中国更加频繁，他前后到中国各个城市，共计27次，也是日本文学工作者来中国最多的一位。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图片中，有不少他与巴金、冰心、楼适夷等中国文学家合影的照片。井上靖在晚年还携妻子访问他最喜欢的中国城市之一——苏州，在照片上，他对江南苏州的小桥流水与古典园林充满了惊羡与留恋的神情，他的情愫与赞叹定格在他晚年的姑苏之行上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对井上靖的中国作品有如此评述：“作家（指井上靖）对人生、对历史的独特思考，对中国传记的叙事模式亦有所秉承和借鉴。”

井上靖文学馆内容十分丰富，他除了致力于传记小说、诗歌、剧本与美术评论，还创作了侦探小说与幽默小说。文学馆展示了作家全部著作的原稿、资料和文献，以及井上靖与中国文学家交往的记载与合影，共计470件。

井上靖卒于83岁，他83岁前与文学有关的记载，都集中在这个文学馆展出，勾画出井上靖的文学一生。

不要有贪图便宜的想法，这样就不会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；另一方面，老年人，特别是独居的高龄老人，对上门的各种检查和推销要谨慎开门，遇事要多想想，打电话给居委会或物业，问清是否有此服务。当然，社区的工作人员要及时地向社区老人进行防骗宣传。如果确有上门服务的项目，应该提前由楼组长通知到户，让居民心中有数。

对于上门的推销者，又该怎样应对呢？一方面，对电信诈骗我们是可以挂断电话，置之不理，一些劣质的保健用品和保健器具。对电信诈骗我们可以挂断电话，置之不理，



神屋

金玉明

钩釉的黯然处

我看见，伯灵翁庙的香火

染出鸡血红

以瓷，与陶相望

箕山浩浩荡荡

骆虞河清风盛极而衰

历史不全是书简纸本的传颂

瓷片虽残，血脉相通

花戏上演的

都是才子佳人

一个窑工的浪漫

比如金火圣母

严防上门行骗者

邓为民

一天下午，笔者正在家，突然听到外面防盗门咣咣作响，开门一问，说是燃气公司上门安装报警器。来人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夹克，胸口挂着工作牌，手里还拿着记录本和笔。我问他，要不要装，他回答说只需收点工本费。我有些犹豫，一时也确定不了来者的真实身份，就没有让他安装。后来听说整幢楼里只有三楼一位七十多岁的独居老太装了。有懂行的邻居看了后说，这个报警器最多只要几十元钱，来人却收了老人四百八十元，明显不像是燃气公司所为。大家问了物业和居委会后，证实了这一点，这应该就是个骗子。

说起上门行骗，花样还不少。有的以电力、邮政、电信、房管、自来水公司等工作人员身份出现，上门强行推销或安装产品；有的以公司为回馈消费者，产品（如厨具、家电等）可补差价“以旧换新”；诱骗老年人换上一批质次价高的器具或家电；有的以政府工作人员或医生的名义，给老人检查身体，然后推销一些劣质的保健用品和保健器具。

对电信诈骗我们是可以挂断电话，置之不理，

响，开门一问，说是燃气公司上门安装报警器。来人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夹克，胸口挂着工作牌，手里还拿着记录本和笔。我问他，要不要装，他回答说只需收点工本费。我有些犹豫，一时也确定不了来者的真实身份，就没有让他安装。后来听说整幢楼里只有三楼一位七十多岁的独居老太装了。有懂行的邻居看了后说，这个报警器最多只要几十元钱，来人却收了老人四百八十元，明显不像是燃气公司所为。大家问了物业和居委会后，证实了这一点，这应该就是个骗子。

说起上门行骗，花样还不少。有的以电力、邮政、电信、房管、自来水公司等工作人员身份出现，上门强行推销或安装产品；有的以公司为回馈消费者，产品（如厨具、家电等）可补差价“以旧换新”；诱骗老年人换上一批质次价高的器具或家电；有的以政府工作人员或医生的名义，给老人检查身体，然后推销一些劣质的保健用品和保健器具。

对电信诈骗我们是可以挂断电话，置之不理，



父母打小从家乡绍兴到上海谋生几十年了，但对故乡的眷念依旧那么浓烈。每当舅舅和阿姨来家里聚会，虽然我没有去过绍兴，但从他们的嘴里我得知家乡偏门外的大校场，青石板铺就的古仄古韵的笔架桥，鉴湖里悠悠滑行的乌篷船，还有湖中那条长长的石板路，几时的我就蹊跷，湖中怎么会有“路”？

15岁那年我和表弟表妹结伴去绍兴斗门过春节。第一次到舅妈的家乡，一切是那么新鲜和好奇。印象最深的是，从城里乘船去斗门，在冬夜月光的映射下，我看到了远处湖中那卧伏的长堤，难道这就是父母嘴里的“石板路”？问弟妹，他们都摇摇头，少不更事的我们，当然答不出个所以然。

见识这湖中的“路”是我工作以后。忙中偷闲去了绍兴几次，我才知晓她大名叫“古纤道”。远远望去，宛如一条飘带，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；近看，是用青石条砌成的一个个石墩，高出水面半米左右。墩与墩之间，石板一块连着一块，架起了水上的一座绵长的古桥。绍兴的亲友自豪地告诉我，古纤道是我国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观，国内只有绍兴一处，让你不由不感叹老祖宗以超群的智慧、独具匠心的设计，打造出桥路组合的江南一绝，既可护河作塘，又可背纤走路，可谓构思奇妙的一举两得！真的要感谢绍兴有识之士对恢复古纤道的鼓与呼，让昔日荒废的古纤道再一次在勤劳的父老乡亲劳作下而青春勃发，让又一次踏上修葺一新的古纤道的我又添加了一层历史的归属感。你若坐乌篷船徜徉水上，领略先人“白玉长堤路，乌篷小画船”诗句里隽永的意境，环顾四周，路、桥、水、船浑然一体，好一幅梦里水乡绝妙的风景画，这激动的心情怎能不欢呼雀跃呢？

我知道，古纤道每一块斑驳的青石板，都刻满沧桑和艰辛，记录着岁月的沉重。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一身古铜色肌肤的纤夫，十只脚趾死死地钩住纤道，裸露

的脚背和腿肚青筋暴胀，一根长长的油亮的纤绳，嵌进了纤夫消瘦的前胸和肩胛，整个躯体，如一张古铜色的弓一寸一寸地向前蠕动，唯有激越的“嘿嗨哟”的号子在湖面上此起彼伏，唯有那一串串晶亮的汗珠扑簌簌溅落在碧绿的湖面上。

十几年前在宁夏采风，我曾在黄河岸边看到过纤夫劳作艰辛的身影。当那首《纤夫的爱》唱红歌坛时，我却很不以为然：“小妹妹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，我俩的情我俩的爱，在纤绳上荡悠悠，荡悠悠。”如此缺乏生活常识的词句，如此花前月下、卿卿我我的罗曼蒂克，只能在心里幽幽地问一句，现实中有这样浪漫的纤夫吗？

春风又绿江南岸。漫步在古纤道上，放眼波光粼粼，轻舟荡漾，桨声欸乃，怎能不神思飞越、浮想联翩？我敢说，这可歌可泣、史诗般的古纤道，一定听闻过诗仙李白一夜飞渡镜湖月的壮美诗句，一定为贺知章告老还乡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而欣然，一定为陆游诗王师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感慨不已。人杰地灵的绍兴水乡有多少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，在纤亭口从容就义的鉴湖女侠秋瑾，就是在江南主要的交通水道四处播撒近代民主的火种，蔡元培和鲁迅也都是从这条水路上，坐在乌篷船中，沿着古老的纤道，走出家乡，走向全国……

有人说，如果没有这长长的古纤道，绍兴古城一定因之逊色。想想也是，综观绍兴古代文化不外乎三：桥文化、水文化和石文化。而古纤道恰恰是“三化”的集大成者，当之无愧地成为其杰出的代表。翡翠般的流水环绕的绍兴古城，因为有了这青石板铺就悠长的古纤道，像极了书法大家一挥而就的惊叹号，将我辈故乡的游子的目光一次次聚焦。

命运共同体，打下了坚实基础！

让我认识了两位新朋友——新民晚报的朱全弟与华谊集团的杨师傅。据球友介绍，全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一位建筑工人，砌过砖，搭过脚手架，扎过钢筋，业余时间喜欢爬格子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恢复高考，全弟边工作边复习，终于考入梦寐以求的华东师大。

杨师傅原来是一名万人大厂的调度，由于国家环境保护，工厂搬迁了，人员分流了，杨师傅为厂分忧，主动申请下岗，靠自己的一技之长，办起了乒乓球培训工作室，目前学生上百，生意红火。

让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。面对每一场比赛，明明2:0遥遥领先，却因裁判一个争议球导致2:3意外输了，残酷的结局，让你不得不对与接受。这让我联想到了我们的人生，是啊，人生何尝不是一场乒乓球比赛，有高峰有低谷，有误会曲解，有赢也有输，但我坚信爱拼的人生才精彩，无论输赢。

我愿生活在我的乒乓世界里，它让我看到了我们国家乒乓球群众运动的普及与发展，街道社区场馆鳞次栉比，乒乓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……我坚信中国的百姓身体会越来越健康，祖国越来越强盛。

绍兴古纤道遐思

金洪远

井上靖的「中国情结」

曹正文

